



韓文

附錄

廿四

目錄  
遺文詩

16  
273  
24





門和16  
號273  
卷24

會同  
印政

唐韓昌黎集附錄目

唐書本傳

附行狀墓誌  
舊史傳年譜

宋宋 祁

祭韓侍郎文

唐李 翱

又

唐劉禹錫

文錄序

唐趙 德

書舊本韓文後

宋歐陽脩

韓文攷異序

宋朱 熹

論韓愈配饗太學書

唐皮日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蘓 軾



讀韓退之傳

宋張耒

韓文公集目錄

宋張耒

韓文公集目錄

宋張耒

韓文公集目錄

宋張耒

文獻公

宋張耒

又

宋張耒

韓文公集目錄

宋張耒

韓文公集目錄

宋張耒

唐韓昌黎集附錄目錄終

唐韓昌黎集附錄

明樵李蔣之翹校輯

新書本傳

宋宋祁

翹按退之有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所載及洪興祖年譜程俱歷官記方恭卿增廣年譜皆宏附錄以備參閱乃紫陽朱子恐其卷帙之累故特取其宋文景公新傳為主而以諸本及其同異詳畧附注於下翹則為從其說而易以本書並列之以見不偏廢之意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



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

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誌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翱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攷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卽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卽荆州之南陽郡字與諸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

氏其一漢弓高侯顏當玄孫塞避亂居南陽郡之赭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衛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一子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爲玄菟太守一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顏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顏當裔孫尋爲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侯裔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駿駿生仁泰仁泰生歡素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襲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塞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赭陽爲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攷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遂謹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爲不可攷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攷引董道說以爲塞乃韓



爰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校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自漢至隋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嫁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灑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公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蒲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

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爲河內脩武則無可疑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

鄭鞠之

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曆三年戊申三歲

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

誌按洪譜云盧志所謂宗兄乃太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爲從父兄誤矣

洪譜云舊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

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



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  
公攜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閒復避  
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  
見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走成文示  
爽詩

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  
經百家學

行狀云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

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按復志賦云值

中原之有<sub>二</sub>事<sub>一</sub>今將<sub>レ</sub>就<sub>レ</sub>食於江之南始<sub>レ</sub>專<sub>レ</sub>專<sub>レ</sub>  
於<sub>レ</sub>講<sub>レ</sub>習<sub>レ</sub>今<sub>レ</sub>非<sub>レ</sub>古<sub>レ</sub>訓<sub>レ</sub>爲<sub>レ</sub>無<sub>レ</sub>所<sub>レ</sub>用<sub>レ</sub>其<sub>レ</sub>心<sub>レ</sub>則<sub>レ</sub>公<sub>レ</sub>之  
爲<sub>レ</sub>學<sub>レ</sub>正<sub>レ</sub>在<sub>レ</sub>就<sub>レ</sub>食<sub>レ</sub>江南<sub>レ</sub>時<sub>レ</sub>也

擢進士第

洪譜云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  
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  
年己巳有<sub>二</sub>上<sub>一</sub>賈滑州書六年庚午有河  
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sub>二</sub>送<sub>一</sub>齊皞序八年  
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三見<sub>二</sub>上<sub>一</sub>邢君牙  
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



水賦御溝新榜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

外書

翹按御溝新榜詩正外集俱不載

舊史云大曆貞元

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

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

爲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九年癸

酉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

不貳過論見上破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

人書

太清宮觀紫極舞賦正外集亦不載筆談云退之應試題顏子不貳過論

主試者陸宣公贊也初閱退之卷黜之次

年復試是題陸又主試退之復書舊作

字不易名在榜中今翹按退之歷試諸題

陸宣公爲主司事皆有可破已不辨而自

明蓋其言特極論科場鬼神十年甲戌有

之說故自不覺鄙妄如此耶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方攷云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

是

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先

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年乙亥又試宏

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上宰相書皆不報

韓昌黎集附錄



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sub>レ</sub>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爲此年六月誤矣

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

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

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

公行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

墓誌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

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

舊史作巡官

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更合而誌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



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

方攷云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逾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爲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不當以命下之

緩爲疑也

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爲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爲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史通鑑爲正持正任職其攷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記已辨其非矣

洪譜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



歷官記云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鹽津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離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詞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濠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

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顯下邳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離去而顯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二良文在洛有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



調四門博士

洪諱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爲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卽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陞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

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聲書以爲肇安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哉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陸欽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羣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

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夢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洪諱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



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欽州  
慘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祫議論權停選  
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  
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  
來京師於今十三年蓋公自貞元五年從  
鄭滑間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  
實詆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  
又不可曉也

方攷云唐制凡居官四攷爲滿公在官踰

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遷行狀墓碑  
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  
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  
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選也是歲七月  
公猶任博士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  
月受俸錢可以攷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  
然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  
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  
公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



飢狀專指李實而言其脩實錄又於實丁  
辭不恕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  
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至貞元十九年  
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  
雖以再至言之其實牽合也併誌所疑以  
俟知者

洪諡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飢蠲租之半有  
司愷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  
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

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  
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  
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  
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  
也

方攷云公陽山之貶寄一學士詩敘述其  
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  
道碑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  
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



論天旱人飢狀與詩正合況翺湜皆從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誌畧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爲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矣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

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名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任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爲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洪兼官市早飢兩事言之而又不致韋王始末故爲申及之

洪諱文云以公詩攷之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寇



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冊序答竇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

改江陵法曹參軍

洪譜及歷官記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卽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遷者皆追回愈爲觀察使所抑貶徙江陵府法曹參軍事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署墓誌河南同官記

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竢命於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雨及郴州諸詩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泛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竇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瑄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吳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



有八年則其箴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則謂爲御史時也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洪譜云永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時憲宗卽位之踰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游夜歸贈張十一鄭羣贈簞筥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

游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文并墓誌三年丁亥春公爲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憂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開封尉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飛語卽釋言所解之讒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



爲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綱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均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酬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叙答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時爲博士五年方爲河南令未嘗爲洛陽令也

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

洪譜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也方攷云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外郎

洪譜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無以正



浮屠

歷官記云公判祠部日與宦者爲敵惡言罵辭狠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游嵩洛諸顯名送李翱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竇韋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

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且發留守尹大恐遽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有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公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



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  
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  
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詩及月蝕招楊之  
舉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圓基碣盧殷墓  
誌

遷職方員外郎

洪諡云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是  
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郭文辛卯年雪寄  
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

師有酬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讎狀盧  
丞房武畢垌墓誌

華陰令柳澗有舉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  
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  
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  
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賊再貶封  
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

洪諡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  
郎復爲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



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卽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又作三爲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中下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繼言三爲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名至四年春尙爲博士晉尾已四年矣

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爲二其爲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爲爲是按上句言暫爲御史上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爲言恐當作年爲是然亦未敢必也

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

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

爲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

方攷云此議在穆宗卽位之初通鑑附之

長慶元年秋爲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



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四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諡誤矣

洪諡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洪諡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轉改功知制誥

洪諡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爲改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改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



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畧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走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宮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

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貶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訛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鶚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鶚謗詬



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

洪譜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武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爲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爲儒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尙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他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也其二云月

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

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

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

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

戶部侍郎制下首爾

今按行狀通鑑洪譜論淮西事宜狀在去

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爲失之今當以通鑑爲正



洪譜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  
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  
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  
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  
濟平遷刑部侍郎

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  
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  
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  
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軍出潼

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  
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  
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  
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  
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  
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爲  
公恨蔡州旣平布衣栢耆以計謁公公與  
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  
可不勞用歟安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



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爲書使  
栢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  
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  
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  
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  
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  
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  
撰文勒石

洪諱云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畧文并墓

誌及東征往還酬唱諸詩晚秋鄆城夜會  
聯句爲刑部時有舉錢徽自代狀

洪又云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爲詳定  
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爲副是年有李惟簡  
墓誌權德輿碑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  
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拜至爲夷法灼體  
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  
帝大怒特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



言許惛罪之誠定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垂刺邪愈人臣狂矣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特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夢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湜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

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洪諱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宿艸疏出宿爲歙州刺



史時宰相皇甫鏞程异也公之被謫即日  
上道便遣取疾以至海上據宣城驛記則  
以三月二日過宣城據龍吏詩則以三月  
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日  
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  
魚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  
瀧水湍急故也

方波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  
鱷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

實不知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爲順流  
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  
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  
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  
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

按道里行程則方  
說爲是但與大顛  
弟書石本乃云四月  
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  
未詳其說闕之可

洪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堠至藍  
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液吐蕃食曲河



驛次鄧州界過南陽瀧吏顯臨瀧寺至韶  
 州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  
 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答  
 桺桺州食蝦蟆別趙子諸詩及宣城驛記  
 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州尊  
 號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  
 月己巳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相傳退  
之在潮  
與佛氏大顛者遊有書載在外集翹嘗  
已辨其妄矣乃更有簡師其人見於皇南  
湜集中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更潮州浮  
圖之士惟快以批簡師獨憤起訪余求序云

名拜國子祭酒

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險毒若將  
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  
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  
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黷棄倫  
邪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非大顛者比而  
惜其名無傳於退之之集故為之附錄焉

洪諲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即位公  
 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張韶州端公及  
 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  
 賀穆宗即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不  
 表舉韓泰自代狀滕王閣記九月名拜國



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蓋  
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  
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爲行軍司  
馬時賜金紫今爲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  
錫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  
仲舒詩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顯  
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事詳行次安  
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棗陽縣  
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

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  
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宦及典貼良人男女  
狀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  
擇經畧使撫之又有柳子厚及姪孫滂祭  
文墓誌

洪譜又云行狀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  
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  
食公命吏曰名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  
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



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狀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

轉兵部侍郎

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有舉韋顓自代狀李郢張徹祭文李郢鄭羣薛戎墓誌

按方氏增跋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宜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愴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逆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言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平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



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忽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惔李福皆大鎮此兩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感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延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延湊何所

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延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延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按先太師謂哉鎮帥王武俊也

洪諡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爲延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



被廷湊詔愈宜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

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廻紇

名先生禍福譬引虎齧臙血直今所患非

兵不足遽疎陳得失按此數語不可曉定書亦皆無之未詳何

謂之有誤也

洪諡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

使吳郎中次承天管奉酬裴司空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定狀一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竇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



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

洪諡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爲例十月癸巳爲兵部侍郎庚子爲吏部侍郎

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兩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爲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



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手財

勢路絕

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至不鎖入吏郎謂前縱吏出入事

三利取才未盡其義疑詮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

洪諡云公爲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賀甫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爲兵部有舉張正甫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總女挈文并李于女挈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

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洪諡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卽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旣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弟公屬續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州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本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



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簪時  
宮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其愛池上佳聯  
句舒遐情又曰公爲游溪詩唱咏多慨慷  
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  
句集中無之游溪詩卽南溪始泛三首是  
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處爲一綱及當臨  
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  
裳其生歟之際如此

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

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

凶一無汚我

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

爲然也○翹按李石謂退之以長慶四年  
寢疾帝遣神名之曰骨範國世與韓氏相  
仇欲同力討之此理所必無之事也翹已  
辨於十一卷原鬼篇矣今  
據志狀云云更見其誣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

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

嫁遣孤女而郵其家嫂鄭喪爲服基以報



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  
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  
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致合傳記侃侃正色  
伏其所詞  
墓誌云公洞朗軒闥不施戟紱平居雖寢  
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講評孜  
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謔笑嘯歌使  
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歟人者  
矣

碑又云內外惇弱悉撫之親以仁使男  
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  
負終不計死則庇其家均食剖資雖微弱  
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  
對客聞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  
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日吾前日解衣質食  
今存有已多矣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  
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撰本元卓然樹立成



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  
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  
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  
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  
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遊者若孟郊張  
籍亦皆自名於時翹按墓誌行狀中有論論文  
數則已載見韓集卷一不贅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  
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  
典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

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  
儒倡障隄未流反刊以模刻僞以真然愈之  
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  
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  
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  
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  
陳謀排難邱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  
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  
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



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朱之信卒，大顯於時。咎孟軻拒揚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祭韓侍郎文

唐李翱

李文公習之此文朱子校本不錄然當時諸家哀輓祭贈之作亦不止此翱特以習之與公尤為深交況其文詞高古幾可追配昌黎故學者多稱韓柳亦稱韓李也茲為存之以見梗槩云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賤剽剝不讓僞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息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金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官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遷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



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  
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  
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  
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  
古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  
久而不以兄名之垂星斗之允我誤兄行下  
于太常聲殯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  
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等百酸攪  
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韓吏部文

唐劉禹錫

此文雖多闕畧然以其當時  
推韓公者亦可爲至矣故錄之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  
訓爲徒百家抗行當時執者皆出其下古人  
中求爲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熏聲奕奕金  
馬文氣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  
蜩蟬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  
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遂  
表阡一字之賈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



鼠然諾洞開人金我灰親親尙舊同其壽茲  
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  
天與人好惡背馳咎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  
利刃開我渾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  
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閒贊詞愉愉  
闕顏顏磅礴上下義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  
言闕岐山威鳳不復華亭別有中夜驚良簡  
書拘印綬思臨慟兮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  
杯故人故人歆此來

文錄序

唐 趙 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  
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  
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于其思入其文  
也以是究于今大子後金石燦爛斯文燦然  
德行遺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呂覽飢  
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  
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



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宋歐陽脩

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二六時於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弊篋在壁角中有故書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畧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若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觖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遂以歸補次成帙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稱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爲舊物君爲吾愛惜之可也○今按

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爲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韓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尤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揚劉之作



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  
未嘗有遺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  
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  
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  
至於此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  
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  
于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  
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  
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

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  
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嚮於古而韓文遂行  
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  
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  
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  
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惴惴於一時而  
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  
年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  
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



于無竄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弃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有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安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綴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

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遺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尤舊物而惜之

韓文政異序

宋朱熹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請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二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枕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



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夫明爲王明之類耳  
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  
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樊  
脫畧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  
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  
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  
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  
於秘閣官本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吏所  
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

之手藁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  
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  
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  
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  
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  
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或  
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厚  
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請韓愈配饗太學書 唐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  
可知也用於歿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  
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  
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太  
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動天地感  
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  
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  
開則明雷震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  
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

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  
而釋儻歿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  
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  
夏歿不得配食於夫子側愚又不知尊先聖  
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  
子文中子之未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  
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  
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宰  
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



驟釋走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  
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  
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  
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  
生孔子之時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  
十一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豈並配饗於孔  
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  
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  
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

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聞乎典禮爲備  
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  
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  
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  
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  
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  
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



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  
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  
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  
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  
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  
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  
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  
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  
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  
能回憲宗之惑能訓魍魎之暴而不能弭皇  
甫鏘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  
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



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  
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  
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  
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  
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  
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三  
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

公廟者聽民謹勸之下地於州城南七里期  
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  
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  
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  
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  
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  
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讀書其事  
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筭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  
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  
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艸木衣被昭回光追逐  
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影不  
可望作書詆佛譏君主要觀南海窺衡湘歷  
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  
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  
曝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  
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書韓退之傳後

宋張耒

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  
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  
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  
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  
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  
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  
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  
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



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定沮喪湮滅與時俱  
以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  
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  
之亦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  
予曰是何足怪也昔者先王之賞罰榮辱所  
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下之所欲  
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者而罰  
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  
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

已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  
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  
其昏惑瞽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於一已  
之私智而濟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  
慕所進者人恥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  
抑而聲愈震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  
之川乎太木梗之太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  
高麓而後怒號哮吼聲震百里抗之者愈大  
則其聲也愈暴故小遏之則小鳴大塞之則



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  
益困而各益開邪

唐韓昌黎集附錄終

唐韓昌黎集遺文目錄室

聯句此南張墓古墓上墓中各張似

有所恩

遣興

贈劍客李園史中丞因公故夫人

詩

同竇韋尋劉尊師不遇

春雪

贈族姪



朝齋睡 二首

畫月

贈張徐州莫辭酒不設

辭唱歌

知音者誠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潭州泊船呈諸公

飲池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池上絮

書

答侯生問論語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

皇帝卽位賀諸遣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

潮州謝孔大夫

疏

憲宗崩慰諸遣

題名

長安慈恩塔

洛北惠林寺

謁少室李渤

福先塔寺

嵩山天封宮

迂杜兼

華嶽



韓昌黎集遺文目錄終

唐韓昌黎集遺文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俱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晚晚春淚

銷顏容郊臺鏡海舊暉庭草滋新草望天山

上石別劍水中龍愈○後漢書班超傳注西

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劍水龍即張華雷煥事已詳正集一卷利劍詩○末二句自是退之本

色句法



遣興聯句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全詩有古致若起處更能變化益以莊雅便駸駸晉宋間矣

常恐金石契斷為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驚蹄顧挫秣逸關遺稻梁愈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慨慷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鉞郊遽甯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郊荷無太

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劔客李園聯句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氲愈○郭元振古劍歌君不見昆吾照海鑠幽怪滿空歆異氛郊山磨電奕奕水淬龍蝘蝘愈○雷煥別傳煥為豐城令掘獄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磨之光焰照耀漢書注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劍特堅利

一裝以寶劔仙篆其文郊○吳越春秋秦客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澗而出銅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於是區冶子造為此劍



西京雜記昭帝時茂陵人獻可用懾百神豈

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唯壯三軍愈○列子衛孔周其祖得殷帝有

時幽匣吟忽似溪潭聞郊風胡久已歟此劍

將誰分愈○越絕書風胡子之吳見千將越

太阿一日工東楚王問之風胡子對曰欲知

龍淵壯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鏘

起至蒼而止如珠而不可枉文若流而不絕

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勲郊豈如豐城下空

有斗閒雲愈○豐城說見上

詩

同寶

牟韋執中

尋劉尊師不遇

得尋字

得於又寶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

同洛陽令寶牟河南令韋執中以訪

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為韻人

各一首其氏年譜亦見此詩為退

之所作似確有証但氣格與正

集諸詩絕不相肖俟更詳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用武陵避秦事詳

圖還隨躡蹻騎來訪馭風襟唐書王喬為葉

月朔來朝太史密伺之言其有雙鳥從南飛

來於是舉網張之得雙鳥乃所賜尚書官屬

履也莊子列子御風而行

冷然旬有五日而後返

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竊桃詳見

正集七卷



讀東方朔雜事

春雪

以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以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軒睡三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春雪詩新年都未芳華者系之雖疑似公作然其詞特淺俗不倫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  
暝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

上或入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關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  
元貞十文年從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於符離睢上  
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悵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援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嘲鼾睡

洪興祖曰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

鼾二篇猶似之錄于未周少隱曰世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嘲鼾睡一詩語極怪諠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鼻尸長喚忍眾罪其非退之作決矣有如鐵佛開縹眉石人戰搖體之句太似嘲鼾退之何當作是語小兒輩亂真如此者正屬身可不可辨何孟春日退之嘲鼾睡二詩周少隱諠其怪諠無意義非退之作春以爲不然此張簪之所謂駁雜之詞退之特用爲戲耳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飈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喙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

尸長喚忍虱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

枕十字裂鏡面生疥癩

疥音肥癩音漏疥癩腫病也

鐵佛

聞皺肩石人戰

戰音戰

擡腿孰云天地仁

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

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黥

彭越黥布也

冤受蘊醢又如圉

中虎號瘡兼吼餒

其骨也事詳史記雖令

伶倫吹苦韻難可改

黃帝使伶倫取嶠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

爲黃鍾

之宮

雖令巫咸招

鬼

爽難復在

楚辭招鬼

日有鬼人在下我欲輔之鬼

離散汝筮予之爽敗也

何山有靈藥療此



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  
又藏損黃河弄瀆瀑梗澀連拙斂斂堯臣也  
項下世而生斂堯使乏南帝初奮槌一竅洩  
治洪水無功殛於羽山混沌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  
忽中與之帝混沌相與甚善儵與忽謀  
報混沌之德日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  
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付謂言絕於斯繼出  
方衮衮幽幽寸喉中艸木森萃萃音本萃  
尊艸木盜賊雖狡獪亡龜敢窺閫鴻濛總合

雜詭譎騁戾狼乍如鬪嗷嗷忽若怨懷賦  
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  
一齋齋音本从矢从留或作齋○齋盛土  
一齋以葦索爲之篋屬也左傳寘諸齋

晝月

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日  
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  
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謔盜視汝目瞽瞽不  
成句其爲撰者尚剽  
竊月蝕詩意爲之

贈張徐州莫辭酒建封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王女機上帛半作  
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為君主之爪牙春雷  
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當時四方多  
戰之意而諸將亦不用命故退  
之春雷二語意若有所謂也

辭唱歌

此歌諸本皆注恐非退之所作  
朱子乃姑存之豈或有所賞於

辭

抑逼鼓唱歌不解看艷詞坐中把酒人豈有  
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  
酒如醉如愁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逐隨復

遣慳悵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  
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發發直言  
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  
阻君意艷歌難可為

知音者誠希

古詩不愁歌者  
苦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  
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正集七卷  
此有雪後

寄崔二十六丞公然此作淺鄙殊  
不類其言至一結又大近穉氣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  
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既相纏不覺侵堂  
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韉朝  
鼓矜凌起山齋酪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  
其妍水主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  
夜宿憶同鹽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漢揚雄著太玄經以擬易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聞浪吞樓櫓驚風

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使範未詳或云疑亦

書各如聘遊記遣使錄之類也不然則謂主人仰客之模範卑離騷二十一篇屈原著  
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鎔刀杜詩松醪酒熟旁看醺醺會王莽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文曰契刀五十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十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

衛員外少室張道士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二三盃爲逢桃

樹相料理不覺中丞喝道來料音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為將纖  
質凌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朱子云按此文恐非公作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剖析聖人踐形之說最得解末示以注書

之法云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此退之生平讀書會心處所謂不深不淺正在阿堵間也樊汝霖曰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兄於張籍祭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晝子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浴公子在何敢歎以歎作先雖甚鄙淺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見公武曰韓李論語筆解十卷唐韓愈退之李翱習之撰前有秘書丞許勣序云韓李相與講論其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蓋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何也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



韓昌黎集卷之六  
九  
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管注解其書而不取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為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

墓誌銘

下或有注并序字朱子三按此篇不類公他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太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



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  
啓不宜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崧卿本有之以附朝野之

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證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  
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  
遠無不實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  
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

帶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自感皇恩  
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  
明無任云云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  
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  
再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宜某再拜  
或無此三字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蘇渥或乙此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忭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及辨正○方崧卿云公既南行家亦諱逐一月二十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七日牒

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潮又姪孫湘亦從公而南故宿曾江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與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朱子云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無由可破矣方崧卿年譜乃引曾江始與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自巴過始與蠻家在後而獨先自到郡亦不可知也但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必有以必見非妄故今為姑存之以見闕疑之意云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之每月別給錢五



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絨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垂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實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太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惓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以下並方崧卿本所載○西京雜記西京

外郭城進業坊慈恩寺隋無漏寺之故基武德初廢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爲名寺西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斐立



韓愈退之李翱習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  
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  
二十三日與于溫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公有贈侯喜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近呼我持竿釣溫水是也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寺今在河南府城東唐神龍元年建皇甫湜有

碑記在焉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  
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  
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胄曹李演廣  
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絃文朗元和三年十  
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

天封宮唐天寶初建宋梅堯臣登此有詩云玉樞刻三年華應無愧前古蓋指退之題名也。歐陽脩集古錄云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



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廐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

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禹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輶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慚遂化爲石時方孕啓禹日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啓生其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 迂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門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



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  
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于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

後唐清泰錄爲十卷此文雖未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

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  
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  
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  
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

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  
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  
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  
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  
八月丞相奏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  
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